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對付「佔中」行動至少應有三手準備

陳振東 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真理越辯越明，「佔領中環」發起者所標榜的公民抗命的「正義性」，在越來越多學者、傳媒工作者以及中產階層人士提出質疑之後，其虛假的道德高地已經不斷坍塌。但政治有其內在的規律，正如鐘擺不走到盡頭不會返回一樣，僅以反對派早就認定「佔中」、癱瘓香港金融命脈，是足以脅迫中央政府、「打殘特區政府包括警隊公權力」的「核武器」來看，「佔中」很大機會如期上演。更何況，「佔中」是時下反對派彰顯自己逢中必反的政治光譜，集結各路反對勢力對抗特區及中央政府的主要工具，是今明兩年與建制力量傾巢一搏的「決定性戰役」，早已投下了大量人力物力加以推動，因而絕不可能輕言放棄。筆者認為，雖說「佔中」行動注定將因人心喪盡而失敗，但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卻不能掉以輕心，必須作出萬全的措施加以因應。就目前而言，可從輿論、行政、法治三大方面作出部署。

反對「佔中」必先打好輿論戰

首先是輿論。要知道，絕大多數香港人依然未能真正搞清楚「佔中」的危害，或者以為到時自有警方採取行動而安然收場。而事實上，「佔中」的所謂理據，才是比行動本身破壞力更加長遠的精神毒藥。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本身是法律學者，身兼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卻聲言「政治訴求，可以犯法」，鼓動市民尤其是學生「以身試法」，以所謂的公民抗命來挑戰公權及法律。這種邏輯一旦成立，則任何人都可以假借正義之名而為所欲為——學生不滿意老師打的分數，可以佔領課室或者學校；小販不滿市政當局的管治，可以佔領街市；公務員不滿上司，可以佔領政府大樓。一旦個人或者小團體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就拉隊癱瘓中環，玉石俱焚。這種「違反有理」的邏輯，與當年動輒打砸搶的紅衛兵又有什麼分別？

更重要的是，任何時候和任何人都不能把「目的作為手段的理據」。人類歷史上對此有無數血的教訓，

如納粹元首希特勒上台，也自以為其個人理念很「崇高」；時下不少恐怖分子也宣稱他們禍及無辜的恐襲行為是「為了公義」。「佔中」不惜癱瘓中環，禍及全港，則無論他們聲稱的目的如何「崇高」，手段錯了，也是走上邪路，更違反了民主原則。

香港是法治之區，絕不容許無政府主義者橫行。近日一位為人師表的林慧思，居然以粗言穢語辱罵正在執行公務的警員，更公開表示為了她所認定的「公義」，就是要「問候他人娘親」而不道歉。這種行為如果不加制止，不受懲罰，則年輕一代大有可能以此作為榜樣，「佔中」之類的行動必然無日無之。今年以來港人移民之風再熾，其中一大原因，就是許多人看到「香港越來越亂」。港人如此，外來投資者自然卻步。長此以往，則香港衰敗已屬必然。

因此，反對「佔中」，首重輿論，只有徹底揭露「佔中」倡導者禍港害民的本質，撕開他們「民主正義」的畫皮，才能令其陷入千夫所指的境地。而且，這樣的一次輿論較量，是一場普及全港的最直觀生動的公

民教育，有助香港人進一步清楚界定中央與特區、香港與內地、本港的行政與立法、法治與民粹主義之間的關係。

「佔中」禍延全港 行政當局不可掉以輕心

其次是行政當局的應對準備。網上已經有人指出：攤開地圖看，如果要通過「佔中」來癱瘓香港金融中心，必須要堵幾條路：一是德輔道，可直接截斷港島東西向大部分公車以及電車；二是皇后大道，也是港島東西交通的要道；三是金鐘道、紅棉道，這是東西向和轉道半山的節點，必須要堵，否則堵路就沒有徹底的效果。而中環附近的幾個廣場，均可以作為行動的物資供應點和動員場所。想像一下，上萬人在這幾條路上打地鋪、搭帳篷、吃喝拉撒睡，香港還有寧日？

這種局面一旦成真，癱瘓的就不僅是香港的金融業，旅遊、百貨零售、酒店，以至餐飲快遞等無數的中小服務業都不得不停止營業。「佔中」者最終是否敢把事情做到如此地步，與全港為敵，無疑是未知之數，但他們宣稱要「用愛與和平佔中」，卻已經充分暴露出其虛偽本質。然而無論「佔中」將如何上演，行政當局都不能不事先做好應對最壞情況的打算，交通、人流控制、警員以及醫療急救力量的動員，反對「佔中」者與「佔中」者可能發生的激烈衝突，都必須及早考慮。

筆者以為，政府可以學習「佔中」者所謂的「層層推進五步曲」，從現在起就通過相關部門及諮詢機構，在中環一帶與各行各業進行開放式的討論，就「佔中」期間可能受到的衝擊，可以如何減少損失，甚至可以如何向「佔中」發起者追討賠償，都先作討

論。一方面讓更多的市民深切了解「佔中」帶來的危害，一方面也的確是需要預作因應，以防止難以承擔的損失。

應作好檢控「佔中」發起人的準備

三是法制上的準備。「佔中」發起人向市民發放訊息，指只要為了民主，即使被警方拘捕和控告，也是值得的。更令人不齒的是其中為人師表者，竟敢馳入世未深的學生也不惜以身試法，一旦被起訴，可能終身都會留下污點，影響前途。對於這種唆使欺騙，有關司法部門應當研究出方案，不能讓其逍遙法外。

此外，「佔中」行動把成千上萬的無辜市民「捆綁落水」，令他們無法正常上班、營運，蒙受精神上及經濟上的損失，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另一種暴力。因此，無論反對派如何聲言「港人不應當為了小小經濟利益而犧牲真普選」，無辜的受害者都應當向他們討回公道。為此，相關的訴訟潮一定會排山倒海，發起「佔中」的主要人物都要承擔刑責。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雷鼎鳴教授是明尼蘇達大學博士，被視為自由經濟的旗手。他指出民主是每個人可以說服他人改變觀點，但就一定不能強制他人服從。他還宣佈以最保守的計算方法，「佔中」行動每持續一天，將令香港多損失16億元。這筆帳當然也應當由發起者埋單。至於躍躍欲試要在「佔中」過程中盡情表演、採取暴力手段的那些街頭鬥士，警方當然更加要作好當場拘捕及事後檢控的準備。



陳振東

我的人生哲學

雲泥鴻爪

哲學常給人以高深莫測的感覺，艱澀的哲學理論流派眾多，常人難明。然而凡夫俗子們亦各有自己的人生哲學，那是經過生活歷練而形成的人生智慧與價值觀，左右個人前進方向。日前偶讀《人民日報》張世英教授所著《希望哲學論要》一文，深有感觸，吸引我再三閱讀、思考，心中百感交集。筆者雖沒學過哲學，但從張教授的「希望哲學」中彷彿看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引發諸多共鳴……

張教授是研究德國古典哲學的學術泰斗，近年他融會古今中外先哲智慧，原創出「希望哲學」體系，鼓勵人們以希望作為人生動力，照亮現實、超越有限、挑戰自我、不斷創新，那麼希望就能扭轉命運、塑造成功，並推動社會的進步。在筆者年近九秩的生涯中，希望確實是人生精神支柱，憶往昔艱辛歲月，先天體弱且八歲喪母，少年又逢無情戰爭被迫輟學謀生，糧食匱乏、瘧疾纏身仍要為口奔馳，且受日軍欺凌，前景黑暗，受盡折磨，度日如年，困苦坎坷命運不堪回首，只能嘆一句「不怨天、不尤人」自自開解。

天無絕人之路，孤苦零丁中幸遇良緣，苦難中成家立業、生兒育女，內子的愛護令我化悲憤為勤奮，苦難亦成為點燃希望、激發鬥志的催化劑，激勵我為事業拚搏，希望就像陽光帶來溫暖與信心，希望亦像種子，努力播撒與耕耘總會有所收穫。到而立之年創業略有所成，命運得以改寫，令我深深體會到「希望是痛苦與幸福、黑暗與光明的轉換」哲理，其關鍵就是奮鬥，不然「希望」與「失望」也只是一步之遙。希望雖是虛擬的精神，但有了行動就不再虛無縹緲，並擁有無窮力量，助你實現理想。

給自己希望注入正能量

人生難免有各種困苦，給自己一個希望，等於為生命注入正能量，去化解人世間的種種不如意。沒有母愛的悲痛、少年失學之悲哀、日軍蹂躪之悲憤，種種切膚之痛令我更加明白人間疾苦，希望下一代免受其苦，故努力拚搏、拓展事業，修身齊家建立和睦家庭，希望兒孫比我幸運；同時熱切投身與救助學善工，幫助貧窮孩子以知識改變命運；關注同情孤寡殘弱之辛酸，在力所能及範圍內助一臂之力；而最大的冀望就是祖國強盛、民族興旺，一洗近代落後挨打的百年恥辱，當有幸目睹新世紀中國在世界傲然崛起，民族自豪之情難以言喻。沒有經歷戰爭的年輕人是無法體會的，故筆者多次呼籲青年學生要學好歷史，以史為鑒，共同奮鬥，去實現中華民族的強國之夢。

人生苦短生命有限，惟有希望是無限的。一個人空手而來空手而去，一生能做到順天行道、問心無愧足矣，留下事業及慈善基金，冀望子孫後代薪火相傳、永澤人間，有此希望在，自能豁達從容。生老病死自然規律，功名利祿只是雲煙。生命有了希望就有活力，提出「希望哲學」的張世英教授現年屆93歲，仍筆耕不輟，且佳作頻仍，為世人欣羨，相信他推崇的「人生希望」賜予其永遠向前的力量。我的人生哲學與張教授不謀而合，冀能推動我生命不息，行善不止，並實現與老伴共慶結婚70周年之美夢，而最大的希望，是在有生之年看到第一階段「中國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能早日實現。

方潤華

維護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吳亮星 立法會議員(金融界)

踏入二十一世紀，香港金融業令人矚目之處，是在最近數年，成為內地以外最大、流動性最高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國家「十二五」規劃特別提到，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而香港亦肩負起配合國家穩步推動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試驗場」。因此，香港可以充分利用國家賦予的政策，以本身獨特的優勢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藉此提升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倫敦商業智囊機構Z/Yen Group每半年編制「國際金融中心指數」，對全球近80個金融中心進行評比。根據2013年3月的評比結果，香港得分為761，僅次於倫敦(807分)及紐約(787分)而居第三位，高於新加坡(759分)、蘇黎世(723分)及東京(718分)。這得不易的成果，是長期行之有效的政策推動，再加上歷代金融家努力而達致的。當然，在發展過程中，也曾經歷過種種波折，但通過總結經驗，汲取教訓，可不斷攀登新的台階。

發展金融是香港重中之重

回顧過去，從開埠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金融業是作為勞動密集產業的補充，當時產品亦較單一。由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香港政府實行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當時香港大規模地興建基礎建設，又適逢內地推行改革開放帶來商機，香港製造業趁勢北移，各項融資需求亦增加，金融業從輔助角色逐漸轉為經濟支柱。到80年代中期，就海外註冊的銀行數量而論，香港已成為世界第四大金融中心，而就銀行體系的對外資產而論，香港則是世界第十一大金融中心。近年來，香港經濟擴大與內地合作，服務業成為主導，金融產品日趨豐富。金融業對香港的貢獻不僅限於經濟方面，更將香港與世界各大城市聯結，使香港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國際都會。因此，維護和提高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對香港的經濟和其他各方面至為重要。金融業雖然佔整體GDP約16%，而就業人數只佔整體的5.6%，人均產值卻遠高於全港平均值，對香港的產值及稅收都有重大貢獻。

長期研究香港金融業發展的學者饒餘慶教授認為：「香港之崛起為一國際金融中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香港經濟兩大成就之一。」

饒教授列舉了香港成功的一系列要素，包括政治與社會安定、經濟自由、法治精神與健全法制、有效率和負責任的政府、「國民待遇」紀錄、利民的稅制、低監管成本、現代化的基礎設施、信息自由等，由此值得對比優點與不足，啟發金融業人員的思考。

本人認為，有以下數點是值得大家關注的。第一，政治與社會安定方面，在香港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過程中，香港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基本穩定，交易各方對香港充滿信心，過去一些國家出現動盪，香港就成為資金的避風港。但是，近年來香港政治掙拗和示威行動不斷，被外地人戲稱為「示威之都」。一旦失去安定的環境，對金融業將是個巨大威脅。早前美國紐約市迅速對「佔領華爾街」進行清場，是個實際維護金融中心的例子。

第二，施政效率方面，我在審議與金融業相關的信託法例時，注意到對上一次修訂相關法例的時間，已是80年代前，可見香港在此方面已落後於一些普通法管轄區。舉一反三，金融業政策及法律不置滯後，必須與時並進。

第三，監管成本方面，近年來，香港的金融業的監管趨向與國際發達地區接軌，本屬好事。但是，有人擔心香港有一傾向，是逐步脫離「原則為本(principle-based)」方向，走向「指導式(prescriptive)及條文為本(rule-based)」。二者孰優孰劣，見仁見智，但美國在2002年通過嚴苛的《沙賓法案》(Sarbanes-Oxley Act)，並未能防止2008年波及全球的次按危機，明顯使紐約落後於倫敦。我們對此建議監管機構不時檢討現時金融業的規管，是否做到嚴寬有度。

開拓與相關地域的金融業務合作

討論中訓練邏輯思考及組織能力。至於語文教育，則仍有不少進步的空間。可能大專教育(TERTIARY EDUCATION)的目的未必是全面提升同學們在市場中的就業能力。筆者面試過不少在大專時讀節目管理(EVENT MANAGEMENT)的畢業生，他們在理論方面也算合格，大約也知道項目不同的規模及形式有不同的設置。可是，當問到一個節目中應該包含什麼元素時如接待、台上下管理、節目流程等等，他們最喜歡哪一個環節時，面試者大都搭不上嘴，真的令筆者嘖嘖稱奇。在面試技術員工時，筆者發現求職者只專長於網絡系統，而對網站內容管理系統及相關項目管理不太熟悉。可是中小企需要的人才是要較多才多藝的。課程內容與就業市場需要應否更貼近呢？



吳亮星

踏入21世紀，香港金融業令人矚目之處，是在最近數年，成為內地以外最大、流動性最高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為此，金融業人士提出了一些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的功能及角色的建議，包括：

- (1) 尋求內地與其他亞洲及歐洲經濟體的人民幣交易通過香港，以加強香港的人民幣結算中心地位；
- (2) 通過建立及擴大香港的人民幣資本市場、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基金市場、保險市場及衍生工具市場，力爭香港發展成為人民幣兌換、保險、定價及風險監控中心；
- (3) 努力促使香港成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最後貸款人及流動性提供者；
- (4) 研究微調監管要求，爭取香港發展成為領先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具體措施包括：(i) 爭取放寬目前香港居民每天人民幣2萬元的兌換上限；(ii) 容許內地企業在香港借入人民幣，並匯回內地作其他用途，可先以廣東作為試點；(iii) 擴大內地企業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的規模，並重點開發香港的人民幣債券二手市場；(iv) 促進香港多元化的人民幣投資產品及衍生工具的發展。

當然，要達致上述目標，需要政府當局及業界的共同努力的同時，亦有賴於中央有關部門的支持。

維護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本港必須開拓與相關地域的金融業務合作。香港一直以來與全球的金中心保持密切的業務聯繫，隨著人民幣走向國際化及國內其他金融中心的崛起，值得進一步探討。近期有不少城市都爭取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由倫敦、悉尼、新加坡，以至台北，都在努力爭取，例如新加坡在今年5月已成為另一個離岸人民幣清算市場，台北的取態也相當積極。我認為，香港應該與以上城市適度合作，發揮香港獨特的地緣、人才和體制上的優勢，將未來金融業發展壯大，達致互利、雙贏。

大專教育的反思

黃麗芳 香港菁英會社會民生研究會主席

又到了文憑試放榜的日子，當中只有兩成的考生能夠在本地大學升學，其餘的考生只能進入其他課程。雖然大學教育的最主要目的是訓練一個人的智慧，並不是訓練一個員工(SALARY MAN)，但是對於商業社會，光有理論，毫無職前實踐/實習經驗又如何說服管理層去聘請這些職場新鮮人呢？「教育、市場、就業」三者如何相互平衡，同學們在選擇時應該如何，實在值得反思。筆者問或也要參與新入職員工的面試，大學生及副學士畢業生在兩文三語的說話能力，表現在差不多，表達能力則視乎個人性格而定。同時，學士畢業生的中英文書寫水平明顯比由副學士升升大學的學士畢業生較高，他們也顯出較有條理的思維。筆者相信大專教育在思維教育方面應該做得不錯，同學們可以從不同的小組

筆者曾經接觸過院校的老師，希望給予同學們一些服務受學經驗，但是老師說受到一些壓力，不能讓同學們當免費勞工。其實院校及同學不應太執著短期的金錢回報，同學們主動爭取接觸市場機會，令自己從中學會各種職場技巧，裝備自己。究竟大專院校應該主力做好職業教育，還是理論概念教育？如何提升同學的語文能力、邏輯思維能力及職業技能，以至增加同學們的競爭力？畢業生的選擇應何去何從？香港菁英會在2013年9月9日將會主辦「博聚青年論壇2013」，其中一環節將會討論「教育、市場、就業」，究竟教育的目的是什麼，教育應否及如何配合市場需要，如何增加青年人，尤其是大專大學畢業生的就業能力，真是值得各界一同探討深思。